

美丽了，我的矿！

□汪为琳

我心中的冬瓜山铜矿，是一座美丽的矿山。这里有气派的矿工“幸福车场”，这里有格调优雅的“员工餐厅”，这里有高精尖的开采装备。而我今天要说的矿山美——美在环保，美在创新，美在矿工。

说起美丽矿山，我的第一大感触，那就是我们矿山的变迁，不只是局限于其矿容矿貌的外在美。随着千米井下网络通讯的开通，让地层深处与地面实现无障碍通话。“巷道文化驿站”的建设，不仅扮靓作业环境，也让矿工们在掌子面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书屋”。随着职业健康的创建与完善，令当今矿工真切领略那份“与安全相伴，与健康同行”的职业健康美。

我的矿，我的骄傲

□江勇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经意的发现自己已经在矿山工作近三个年头。时间不会为任何人止步逗留，留给我们的只是对过往的追忆与怀念。三年的时光，若把它放在时间的年轮里，微乎其微，但却让我渐渐地摆脱了学生时代的书生气。因为这三年，让我对冬瓜山铜矿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已不再是当初懵懂的向往，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我的矿，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在这一片热土上，是您，养活一辈又一辈的人们，为数以千计的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您的伟绩已载入矿山史。在这六十年的光阴岁月里，您经历的风风雨雨，是我无法体会，也无法感受，更无法见证，但您一路走来的成长经历已被一段段文字所记载，被一张张图片所收藏。每次品读那些记录您的文字，观赏记载您旧时的图片，再想想您现在的面容，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畏、澎湃之情。

我的矿，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您，体验了春日百花争艳，芬芳四溢；感受了夏日骄阳似火，热浪滚滚；领略了秋高气爽，落叶纷飞；经历了冬日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四季轮回中，您保持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坚持科技创新助力生产，逐步建立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主体、以“产学研”为主要形式、以破解矿山开采难题为重点的科研攻关体系，形成了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共同发展平台。成果转化孵化器，一批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到生产中，为矿山生产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您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国家专利授权等等荣誉，在国内各类学术报刊上发表许多篇科技论文，您的成果硕果累累。

我的矿，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您那矗立的几座井塔，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您容颜的改变，一座座旧式厂房的废弃，一座座现代式办公楼、生产厂房的崛起。您的改变，变得现代化，更变得与时俱进，广大的员工也因您的进步发展而受益匪浅。看着每天停车场放眼望去没有空位的时候，相信您的内心一定是开心的，因为您的员工在您的带领下，生活质量提高了。许许多多的车每天往返于您和市区之间，奔波着，忙碌着，但心里却是无比的愉悦，是您给予了他们一定的精神寄托，是您给予了他们一定的物质保障。

我的矿山，愿您像时间的长河一样川流不息，愿您在岁月反复洗礼之后愈加繁荣昌盛，愿您在这片热土上给更多的人带来福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相信您站在新的起点上，明天一定会更好。

早在几年前，80后工友小许就属于“有房有车族”。记得刚认识小许时，他告诉我说：“虽讲咱现在班中就餐不愁、上井洗浴不愁，但每天下班后，总感到些许的身心疲惫。”要知道，当时的矿工能够买得起私家车，那是多少人的羡慕嫉妒啊，小许咋还会累呢？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现如今的小许有了“二宝”不说，还折腾着换房换车了。就在去年开展的职业健康体检活动中，他的各项健康指标均保持正常值。面对大伙再次“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小许会心地说道：“这可不全是我‘养生’有方，主要是越来越环保的职业环境，‘修复’了我的‘健康指数’。”他还如数家珍地说道：“现在最热的矿段安

装了空调，每一条巷道安装了喷淋装置，还有那摆在井下餐厅的冰柜，让咱在地层深处吃冷饮也不是啥难事。”“井下拥有如此安全、环保、健康的作业环境，是我原先不敢想也根本想不到的，我现在是真心徜徉在既甜美又幸福的工作时光里。”

我对矿山美的第二大感触，即创新美。如果说“井口公寓楼”、“幸福车场”是曾经的热词。那么，现在流行的指纹考勤、人员定位、企业微信号等新名词，让我们这座美丽矿山与“互联网+”时代，产生一种“无缝对接”的创新美。就拿网络考勤系统来说吧，只要我们在自己手机里下载一个“企业微信号”，不仅可以轻松查询指纹考勤、工资绩效等相关个

人信息，还能浏览企业动态、安全文化等知识，让大家分享互联网带来的简单与便捷。

美在矿工，是我对矿山美的第三大感触。再过几个月，充填工区充填一班的徐师傅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在一次大修中，考虑到他即将退休，区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检修后勤组，可是徐师傅说啥也不愿意做大修的旁观者。在这次更换充填管道大修施工中，由于管道内存有大量余水，被抬起的管道，如果有哪一端稍有倾斜，余水就会全部流到身上。发现这一“诀窍”的徐师傅，每次抢先抱住靠近管口的位置不撒手，而且故意将自己这头稍稍放低一点。徐师傅这一细小举动，流露出矿工间彼此关爱与真挚的情义美。

矿山是不朽的诗歌

□胡敦华

从小生在矿山的我，对矿山的一切都感觉是那么的亲切。那高高的井架、那深深的矿井、那隆隆的矿车、那一张张黑色的脸、那一盏盏明晃晃的矿灯，记忆都是那样深刻。

带着对矿山的眷恋，成年以后的我也投身到了矿山，并有幸成为矿区井口安全维护工，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以认真严肃、准确无误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鲜明、生动地宣传安全教育，迅速及时地传播爆破知识和矿区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此时，我对矿山安全有了不同于从前的认识。

矿山，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像一首歌或一首诗，不时地回旋在心头。矿灯的光束在黑暗中穿行，我们的眼中也燃烧着一团火。在漆黑的空间，心中也有光明的灯盏。脚下的路，追随光明

而去。

飞旋的电钻是最锐利的矛，穿透了亿万万铸就的石盾。炮声隆隆，激荡的旋律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像是面向远山的呼喊，那回声总在耳边萦绕：“开拓进取，青春无悔！”

高耸的井架是矿山伟岸的身躯，飞旋的天轮，记录着矿工的人生，提升着矿山的快乐。矿石奔流，演奏着时代的赞歌。

挥汗如雨，渗透了衣襟，淋漓着古铜的脊梁。我们如同勇敢的战士，俘获艰难险阻，收获财富和梦想！唤醒沉睡了亿万年的金色生命，带给人间金色的辉煌！

一盏矿灯，就是一颗平凡的星在闪烁。汇聚在一起，就是一条灿烂的银河。我说，那是矿工的眼睛！

矿山，是一曲壮怀激烈的诗，是一首青春飞扬的乐曲！

一位80后的矿山情

□张鲁斌

我叫张鲁斌，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铜陵人，2010年毕业后我就来到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工作了。

初到冬瓜山铜矿时，我就觉着：“这以后就是我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了，挺好的！”现在的矿区跟我记忆中的一点也不一样，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矿上的澡堂和澡堂前面那十几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其中有几棵大一点的树甚至需两三个成年人合起来才能抱住。那时候澡堂离井口比较远，大部分刚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几乎都是光个膀子，穿着拖鞋跑到澡堂去的，很不方便。而如今，矿上在井口兴建了一座多功能采矿综合楼，工人们每天高兴上班来，在这里下井作业后，免费洗澡、洗衣，干干净净回家去。矿山的变化还有很多，比如新建的大学生公寓楼、小汽车停车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冬瓜山铜矿在变得越来越好。

现如今，我已经在冬瓜山铜矿这片热土上工作八年了。听父亲说，他来狮子山铜矿的时候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小伙，岁月如梭，一晃30多年就过去了，父亲早已退休多年。如今他还生活在矿山的城区，我也同父亲说过，让他搬到市里和我一起住，而他每次都是一样的回答：“不用麻烦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父亲们曾经满怀一腔热血来到矿山，把一生都交给了矿山。不论时光流逝，岁月打磨，人生如何变化，他们心里仍然留存着那份浓浓的矿山情缘，他们没有任何的奢望，也不会祈求多好的回报，而是把工作看作是一种奉献、一份责任。

今天，作为新时代的矿山人，我们也要把奉献、责任、忠诚作为使命，坚守追求卓越、实现价值的信念，恪守奋斗向上、吃苦耐劳的品德，常怀感恩之心，用心做事，坦诚做人，努力追求与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快乐工作、体面生活，愿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我的父亲是矿工

□周国梁

清明，漫山的新绿点缀着簇簇菊花，袅袅的纸烟，模糊了思念的双眼。站在父亲的坟前，往事的画面，如电影般闪现：慈祥的面庞，骆驼的背影，坚毅的性格，忘我工作的情景，浮现眼前……

父亲是从上海来铜陵有色工作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没有一般大城市人的娇气，性格非常坚毅。他和我妈妈含辛茹苦的带着我和四个姐姐，日子过的非常拮据。为了养活五个子女，他放弃了到马鞍山设计局工作的机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工人比干部可以多领几斤粮食。他虽然很爱我们姐弟五个，但是很少有时间陪伴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对我们的教育很严厉，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虽然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调皮总是挨揍的，小时候的我没少吃这样的苦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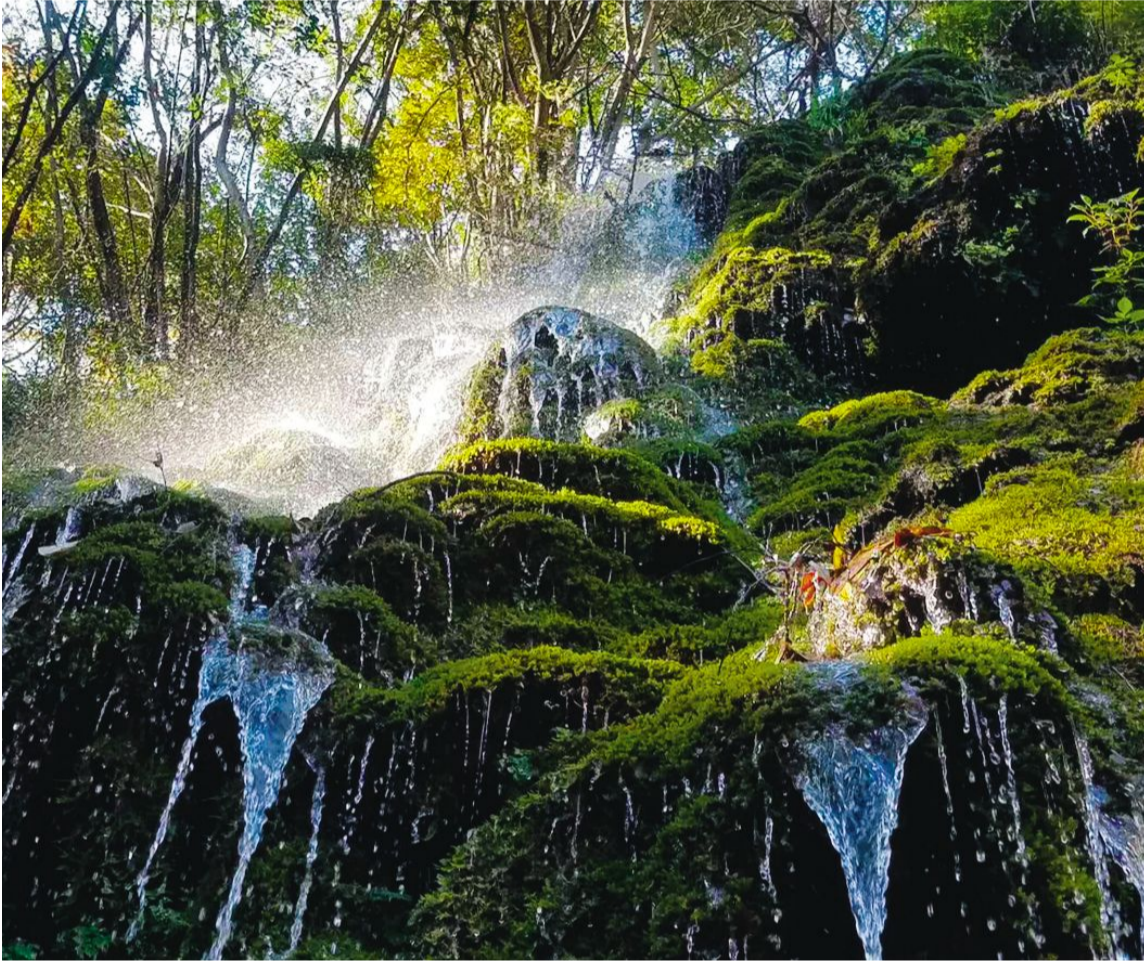
父亲在机修车间是一名钳工，工作起来总是废寝忘食。有一次选矿的球磨机坏了，他硬是在选矿工作了三三天，直到修好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睡了整整一夜。妈妈总是拿此事教育我们姐弟，学习父亲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同事送给他一个绰号“大电铲”。父亲工作非常辛苦，加班加点已是稀松平常，回到家总说腰酸背痛。可休息一夜，他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的去上班。我总是埋怨父亲很少时间陪伴我，但是每到年末，父亲总是能带回标兵、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奖章和奖品。这让我很自豪，激励我好好学习，后来得了三好学生的奖状和父亲的奖

章放在一起，父亲笑了，满脸的皱纹堆在一起。每到学校放假，父亲不放心我一人在家，有时候也会带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看着各式各样的工具、螺丝、轴承，这些东西在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眼里充满了好奇。以至于父亲快下班了，我还在乐此不疲的“工作”。当然，满身的油泥回家，少不了母亲的责备和埋怨。母亲希望我到她工作地方医院去，可是不喜欢，总是闹。执拗不过，她让我自选，我老是挑父亲。母亲也总是虎着脸看着我，再瞪着父亲……

童年总是过的飞快。一转眼，我已经到了上班的年龄，也许冥冥中有天意，我被分配到狮矿，回到我童年“工作”过的地方，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此时的父亲早已退休在家，经营着自己的“产业”老年棋牌室，每天乐在其中。有时候他也让我陪他逛马路，最爱逛的路线是矿区，聊他以前工作的故事。我总是默默的陪着他，听他说，看着他满脸因自豪而略带兴奋发红的脸，我知道这是父亲在教育我像他那样，好好工作。我嘴上没说，可心里已经告诉了他：“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建设好你们前辈辛勤工作创下的矿山基业，要在我们这辈手中发扬光大。”或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父亲已种下了榜样的种子。

2002年，父亲走了。他走的太早，没机会看到冬瓜山铜矿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技术一流千米深井、技术升级的半自磨选矿、多功能一体的矿工大楼……父亲，放心吧！我会将您的精神发扬光大，为矿山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版稿件由冬瓜山铜矿组稿



铜官山

山清水秀

汤菁摄

矿工塑像（外二首）

□张红卫

用大地塑你坦荡的胸怀
用天空塑你高远的志向

用江河塑你豪放的性格
用大山塑你雄壮的体魄

用宝塔塑你坚强的骨骼
用太阳塑你深邃的眼睛

用坚毅塑你的自信

用微笑塑你的拼搏

用铜的金黄与不朽
塑你挺拔的身躯

井塔

钢铁的身躯
铸就你雄性的伟岸

默默地坚守
品尝人间的风雨

支撑起一块蔚蓝的天宇
以自己顽强的生命
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形象

电车

时常有警钟敲响
才不会误入歧途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才喷出耀眼的火花

父亲的比喻

□沈成武

不属虎的父亲喜欢虎，家里挂着一幅中堂画就是猛虎下山图。父亲有个绰号，叫“小老虎”。

父亲二十岁之前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巢湖，只要翻过村北那座大山。家乡的山不止这一座，四周都是，山上光长石头不长树，草也很少。父亲弟兄三人，靠几亩地填不饱肚子。父亲十多岁就上炭窑打工，跟叫花子差不多，家乡人称这些人“炭花子”。解放后，父亲听说铜陵招工，背着爷爷去巢湖报了名，一副箩筐挑着所用的家当，来到了铜官山矿当上了工人。父亲不认识字，话也不多，除了有一膀子力气，没有长处。分配工作时，父亲自己选择了打眼，因为工资比别的工种高。那时打的是干眼，钻机一开，轰轰隆隆，对面看不清人。父亲嫌戴口罩碍事，常常把口罩衣服扔在一边，光着膀子干。每天回家，父亲身上都是灰尘，鼻孔里也能抠出二两来。父亲很能吃，矿上的大肉包子一顿吃下十多个，还能喝一大茶缸子凉水。母亲笑话他，真是饿死鬼投胎，灰也要吸个饱。

父亲能吃，也能干，工友们都说他是一只“小老虎”。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打眼了，当了干部。打了十多年的眼，父亲得了矽肺病，是最严重的三期，平时喘气都困难，遇着雨天嘴都合不上，如离水的鱼，腹部紧张地起伏着。领导让父亲跑得动就去矿上转转，实在跑不动就在家休息。可是父亲坚持天天上班，周末也慢慢腾腾地到矿上晃一圈。家里有一个特制的大火桶里，里面放上被子，父亲就坐在火桶里晒着太阳，看着我们干事、做作业。父亲瘦得厉害，皮肤黝黑，眼眶深陷。形似病虎的父亲，目光还是很尖，让我们弟兄害怕。看到我们做事毛躁，父亲在一旁说，老话讲“逮蛤蟆摆虎阵”，这样才能干好事情。我们便一个个便拉开了架势，认认真真地做起事来。我们弟兄谁也没见过虎阵，认为虎阵应该就不是很真的样子吧。

父亲常常在大火桶里看文件，偶尔也翻翻《三国演义》。他看得很慢，眯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母亲养育了我们弟兄姐妹七八个，大哥快二十了，八弟也背上

了书包。放学回到家，弟兄们打打闹闹，若是疯了，父亲的眼光会严厉起来，咳嗽着说，多学点学问进肚子，既不臭又不烂，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多好啊！母亲在一边帮腔，说你们阿爷不认识字，受了多少苦。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父亲也写字，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大大的，东倒西歪，有的还缺胳膊少腿。父亲还是不停地写，抄文件，也借别人的笔记回来抄。母亲有时不让父亲写字，要他安心养病，还说抄这些能当饭吃还是当衣穿？父亲一般都不回答。有一次母亲声音高了，父亲淡淡地回了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母亲就不再说什么了。为了不让我操心，弟兄们都很有努力。七八个弟兄都顺利完成了学业，有一大半弟兄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孙子辈还出了几个研究生。这些都是父亲去世后的事情了。

大哥学习最刻苦，特别喜欢看书。二哥很聪明，许多同学喊他“沈夫子”。他们拿着成绩单或奖状给父亲看，总是说自己在班上夺了第几名，老师如何表扬的，喜形于色。父亲捧着成绩单或奖状，

眼光却盯着他们的眼，轻轻地说：“老话讲，‘老虎放在袖筒里’，要是有了点成绩，就拿出来显摆，好比是气球吹多了会炸的。”

当了矿长的父亲，大小是个干部。父亲从没有说过自己的事情。我们眼里，父亲没有一点干部的派头，简直算得上寒酸。父亲很少在外面吃饭，更没有因为吃饭进过别人的家门。出门转得再晚，也要回家吃饭。父亲吃饭很快，不是家里来客人，他都不在桌上吃，端着碗，挟点菜，一个人蹲在墙边扒拉着。父亲穿衣更不讲究，只要能遮住身子不冷就行了。一件黑色对襟的外套，是父亲在矿山开大会时穿的。母亲说他，干了几十年炭窑，一辈子改不了“炭花子”的命。父亲的袖筒里应该藏着老虎，常有年轻的技术员夹着图纸来家里找父亲，他们站在大火桶旁说话。我们弟兄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出声，父亲工作的时候，怕人吵。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父亲没有遗产，后期治病还落下了债务，留给我们弟兄的只有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我们家既非诗书传家，又非名门望族，如果有什么可称得上“家训”的话，那只有父亲对我们弟兄常说的这两句老话了：做事，要“逮蛤蟆摆虎阵”；做人，要“老虎放在袖筒里”。我也这样对女儿说，做事做人，要有虎气，不可有虎威。